



【世相】

□孙葆元

威老爷子爱鸟，听惯了画眉的哨，就想听听会说话的。家里有个说话的，那是他老伴，威老爷子觉得和老伴说话不过瘾，非要找个会说话的鸟。

那一天，他在乌市闲转，有人捧着个纸盒，里面装了三只鹌哥。小鸟羽翼未丰，在盒子里张着小嘴要食吃。威老爷子甚是爱怜。问价，对方要二百元一只。威老爷子在心里嘀咕半天，狠狠心掏出两张大红票子，买回来一只最中意的。回到家精心侍候，把鸡蛋煮熟，蛋黄晾干，磨成细粉，再掺上黄豆面、荞麦面、小米面，蒸成窝头，再晾干，筛成颗粒，喂那只小鸟。一边喂还一边和它说话。老伴在旁边看着，数落道，你对自己的孙子也没这么精心！威老爷子不以为然，鸟嘛，也是以心换心喂出来的，你不好好待它，它怎么会待见你？

鹌哥没有辜负威老爷子。一天老威去喂它，它张口来了一句：“吃了吗？”威老爷子乐了：哟，它会说话了！仔细一想，没教它这句呀，跟谁学的？喜出望外，于是说：“没呢，你先吃。”那只鹌哥斜着眼看他，小脑袋四下晃动，仿佛这屋里的事情它全明白。老伴旁观者明，提醒他，你每天提着它乱逛，和人打招呼，不管子丑寅卯，张口就问

学舌

吃了吗，它能学不会吗？敢情，喂鸟的不如观鸟的，这个老伴比鹌哥还厉害，观鸟又观人！

威老爷子有两个宝贝女儿。大女儿叫威小琴，大学毕业参加工作。小女儿叫威小环，正上高中。年轻人贪睡，每天清晨威老爷子都要当一回报时钟。先喊小女儿，“环环，起床了，上学！”小环要上早自习，要早早叫醒她。半小时后，他又喊，“琴琴，起床了，上班！”大琴上班可以卡着点去，不必匆忙。没想到这个程序被挂在阳台上的鹌哥学会了，一天它在笼子里叫，“环环，起床了，上学！”老伴听见了，斥道：“你喊就喊呗，还怪声怪气的，不怕孩子笑话！”威老爷子也纳闷：我还没喊呢，谁在这里捣乱？一抬头，看见鹌哥在笼子里蹦来蹦去，又来了一声，“琴琴，起床了，上班！”琴琴睡眼惺忪地爬起来，头没梳，脸没洗，就走到笼子底下冲着鹌哥吼道：“你搞什么乱？害得我还没睡觉！”鹌哥不理她，斜着眼看她，它大概在琢磨：这句话怎么译？翻译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威老爷子的工作叫鹌哥顶了，每天清晨时辰一到，它准时催促，“环环，起床了，上学！”“琴琴，起床了，上班！”直到琴琴出嫁了，它还在喊。威老爷子掐过表，鹌哥喊得准时，一分钟都不

差。你说，威老爷子能不喜欢这只鸟吗？

威老爷子的住房临街，那几天街面维修，凿岩机响个不停，唧唧唧唧唧，吵得人心绪不宁。这也可以理解，路面坏了就得维修，维修哪有不出动静的？但是，到了晚上，声音还是响个不停，威老爷子就有意见了：彻夜地响，还让人睡觉不？这不是扰民吗？气得打开窗户想喊一嗓子，往下一瞅，人家工地早停工了。咦，真是见鬼了！这时，凿岩机又从阳台上响起来，不用问，那只鹌哥睡不着了，在那里无聊呢！

尽管扰民，鹌哥得到的夸奖还是胜于训斥。不管夸奖和训斥，鹌哥都摆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，既不得意又不懊丧，继续我行我素。一群鸟友听说威老爷子的鹌哥会念唐诗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养鸟、调教鸟的高手都知道，鸟学人语就是模仿，教它简单的发音还行，这唐诗抑扬顿挫，连方言浓的人都找不着调，何况一只鸟？就不大信。威老爷子说，信不信，你们去听听不就行了！鸟友们来了兴致，提着各自的鸟笼子，画眉、百灵、小黄雀一时云集威府。威老爷子把他的鹌哥笼子提到客厅，挂在窗帘钩上。刷壶、净盏、泡茶，一切准备停当，

一屋子人没有吭气的，静等鹌哥开言。那只鹌哥应该是见过世面的，在街心花园里它和这些鸟爷们打过照面，今天怎么生分起来了？只见它在笼子里跳来跳去，恨不能找个缝钻进去。主人说，给各位爷们念一句唐诗！鹌哥背过脸去，把尾巴冲着他们撅了撅。爷们很失望，威老爷子更失望，这只鸟真不给力，当着众人打我的脸！鸟爷们不再静默，纷纷拈杯品茶。茶水入口，一股山岚清气充溢口中，突听一声：“收废品！”气韵悠长，有绕梁之概。众爷噗的一声，把茶水全喷到地板上，差点笑岔了气。在鸟爷看来，这就叫脏了口。脏了口是养鸟的大忌，威老爷子满脸通红，这回栽在同行面前了！那鹌哥似乎被众人的大笑激动了情绪，又来了一口：唧唧唧唧唧！一位鸟爷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是唐诗，五言绝句！

什么会背唐诗？威先生吹呢！众人准备离去，刚提起各自的笼子欲走，鹌哥来了一句：“问君归期未有期？”

啊，它真会念唐诗！威老爷子总算找回一点面子，你这个坏鸟，刚才给我们说相声是吧？

转眼，琴琴的孩子出生了，由姥爷姥姥带着。小孩子尚在懵懂之中，撒尿不择地方，干干净净的

地板，说尿就尿，害得姥爷一边擦地板一边吓唬小外孙：“娘腚的，再尿打屁股！”纠正小孩子的毛病不容易，吓唬了数十次不见改正。一天威老爷子喝茶水，一口气没倒匀，咳嗽了一声，把水喷了一地。鹌哥在笼子里叫：“娘腚的，再尿打屁股！”威老爷子大怒，冲过去对鸟喝道：再说脏话我把你的毛拔了！

鹌哥一定以为主人这是表扬它呢，每次见到威老爷子就来一句：“娘腚的……”

威老爷子终于忍不住，从鸟笼子里掏出那只嘴巴灵巧的鹌哥狠狠地摔在地板上，那只鸟的羽毛和翅膀全耷起来，不一会儿又合拢，气绝了。威老爷子看着一地黑色的羽毛，愣了半天回不过神来。



【读心】



此生只向花低头

□耿艳菊

“荣辱得失算什么，此生只向花低头。”这是大学老师、画家老树的题画诗。前半句豪迈洒脱，后半句柔软深情。让我想到两个人，一是苏东坡，一是林风眠。

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这是苏东坡《自题金山画像》中的诗句，所谓“行遍人间崎岖路，尝尽酸甜苦辣情，历尽排挤打击和屈辱”，多次遭贬谪，骨子里依旧有豪迈旷达之风。

苏东坡最远的一回被贬去了儋州，现在的海南，当时却是蛮荒之地，甚是荒凉。而他却写出了这般的诗：我本

海南人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那就既来之则安之。

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”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。”读读他的这些词句，内心里会不由自主升起一种洒脱旷达之气。人生的那些郁闷，豁然就开朗了。天宽地广，荣辱得失算什么呢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倘若只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那是江湖侠客的气质。而世人景仰的苏东坡，洒脱里

亦有令人低徊的柔软深情。他写给弟弟子由：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他写给亡妻：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他写给黄州的百姓：“好在堂前细柳，应念我，莫剪柔柯。仍传语，江南父老，时与晒鱼蓑。”他写杨花：“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当拿出搁置了很久的宋词，想重新记诵一番的时候，我首先选择翻开苏东坡。作为一个平淡平凡的人，亦需要活得豪气，活得旷达，活得一身傲骨，更要拥有一世深情，花朵般柔软的心。

著名画家林风眠说，我像斯芬克斯，坐在沙漠里，伟大的时代一个一个过去了，我依然不动。“依然不动”的是他对绘画的爱，是艺术之心。他生在清末，一路走来，曲曲折折。五十多岁时，正是绘画的壮年，却被迫辞去亲手创办的国立艺专的教职，离开杭州画室，回到上海的家里赋闲。看写他的传记《画未了》，有一件小事，足见他对花草的深情。在上海，他一直租住在武昌路的二楼，风风雨雨生活了二十七年。他在阳台上安置了一个小玻璃花房。他每天为花草浇水。上海冬天冷，会结冰，他常用热水袋装着开水，放进小花房内，使得花房变成一个温室，呈现出雾水和暖洋洋的情调。阳台上的花房是他的精神家园。

管甚荣辱得失，此生只向花低头。那份柔软深情的心怀是林风眠对艺术的岿然不动。

寻常人生，也许没有什么大是大非、惊涛骇浪的曲折，可难免有得小失的小烦恼，不如抛开去，找一件值得自己深情以待的事情去做。而不远处，或许就是你想要的宏大光景。

妈妈的小院

□王朝辉

一棵大枣树，树上睡着鸡，树下睡着猪，猪圈挨着院墙，院墙上站着大花狗，院墙下挤着一窝小花猫，鸡鸭围着猫叽叽呱呱乱叫。娘坐在阳光下，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，一边乐呵呵欣赏着她的花草禽畜，这是她的王国、她的领地，她多少次心心念念想要回去的小院，也是漂泊在外的我们心灵的归属。

小院是母亲一砖一瓦建起来的，没有砖，母亲顶着烈日打土坯；没有梁，母亲和姥爷刨了树拉大锯做大梁；没有人，砌垒盖刷，十八般武艺难不住要强的心。虽然被称为外来户，可是，凭着不服输的打拼和宽容善良的心地，母亲硬是打下来属于自己的江山，四邻八舍没有谁没穿过母亲缝制的衣服，没有谁没试过母亲娴熟的针法。她不是医生，但是会看病扎针；她不是裁缝，但是蹬了几十年的缝纫机；她不是匠人，但是粗活细活拿得起放得下。闲来无事她还会唱上一段李铁梅，字正腔圆的腔调竟萦绕了十里八乡，以至于我和妹妹常常莫名受到特别的优待，赶集的路上会有人塞一把瓜子花生，割草收肥会挎一筐瓜果梨桃回家。不过，也有例外，调皮的男孩子会把我们拦在半路，指着鼻子骂小外来户，还口口声声喊着父母的名字。连气带吓，我们一路哭着跑回家，母亲问清缘由，拉上我们去理论。后来，再没有谁敢招惹我们。

小院的夏天最热闹，猫儿狗儿领着自家娃闲庭信步，鸡鸭鹅享受着新鲜的草虫，蝉在树上扯着嗓子叫，我和妹妹躺在树荫里看小说听书瞎胡闹，母亲拉着风箱在热气腾腾里给一帮活物糊口。咬一口红薯，啃一根玉米棒子，就一块萝卜咸菜，小院的生

活过得有滋有味。晚上，窗台上架起电视机，一部《霍东阁》引得我们荡气回肠，一曲《八仙过海》牵出万种情怀，一众邻里刮起一股潮风。小院里欢声笑语，小院外犬吠声声、蛙鸣阵阵。繁星点点的梦里，母亲轻轻地帮我们掖紧蚊帐。

冬天来了，院外的海子结了厚厚的冰。母亲用小椅子载上我，在冰上飞快地奔跑，我紧紧抱着母亲的胳膊，像鸟儿一样在晨光里飞翔。晚上，围着圆桌，我和妹妹写作业，母亲做衣服鞋子，猫狗在沙发上打盹儿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屋里温暖如春。可是，一天夜里，我们一家四口差点儿命丧黄泉，不知是窗户太严实，还是煤气炉漏气，反正我们一家东倒西歪，奄奄一息。母亲流着泪望着我和妹妹，喘息着叮嘱父亲照顾好一双女儿，父亲喊着母亲的名字低声抽泣，幸亏妹妹跌跌撞撞跑去喊来了舅舅，我们才从死神手里回转过来。没有那一刻的生死相依，不知道生命的可贵。

只可惜时光飞逝，去年的此时，被重病折磨的母亲忘记了所有，一个人磕磕绊绊走出了十几里路。伤心欲绝的我们疯了一般四处寻找，终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。可怜的母亲鼻子磕破了，鞋也甩掉了，看到她的样子，我躲在一旁放声大哭，不知道这一路傻傻的母亲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恨自己没有守在她的身旁却让她独自出去。我知道她想家了，想那个小院，想回到那个日夜思念却再也回不去的小院。如今，母亲去了天堂，可是，每次梦到她，都看到她坐在那个小院里，阳光下，鸡鸭鹅围着她，快乐而幸福。